

酿熟了 的怀念

丁 芒 著



酿熟了的怀念

丁 芒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争

1029848

酿熟了 的 怀 念

丁 芒 著

责任编辑：王 正 湘

*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05,000 印张：6,625 印数：1—4,300

统一书号：10109·1897

定价：(平装)0.84元 (简易精装)0.91元

目 录

夜渡兴化湖	1
不是为了忘却	5
酿熟了的怀念	19
虔 诚	30
沉淀在记忆中的笑声	38
烟的故事	46
夜行军	53
天亮庄	61
金铃一般的笑声	68
战火丹青	77
染着硝烟的爱情	85
惋惜，深深的惋惜	91
小站夜色	99
记忆的镜框	106
登泰山	114
今日寒山寺	120

宜兴探胜	127
善卷洞及其他	135
水乡小景	139
江阴四题	143
耀眼的光点	
——湘西观光三记	151
支云塔下赏高风	159
燃烧的化石	166
十里青山半入城	169
水绘园与董小宛	178
苏曼殊的血统及身世	182
书生向来不知愁	
——我这二十年	187
笔尖饱蘸秦淮碧	193
老柳犹吹三月絮	197
后 记	204

夜渡兴化湖

一九四六年初，春节刚过，我从鬼气森森的南通城跑出来，带着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诅咒，带着对革命的憧憬，到了向往已久的解放区。新鲜，充满着希望，心情开朗，特别敏感，仿佛突然有了第六感官，对解放区的一切事物都怀着渗入了敬意的好奇。

我是由党的“交通”一站一站送到兴化来的。“交通”是当时的一个特殊名词。解放区各处都有交通站，包括邮递信件和接送来往干部，上下左右，构成一个交通网，并且一直伸到敌占区去。我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由一个左手挎篮、篮里放一个油瓶的交通员，从南通城里引导到我们的游击区，然后又送到林梓、如皋、海安……这天到达兴化，已近黄昏。我和几个同路的青年被送到城里的交通站。大概因为是苏北苏中的交通孔道，来往人多，这儿的交通站规模较大，两三间打通了的房间用木板搭成统铺，堆满稻草。

墙壁上贴着两张用墨笔抄写的歌曲：《你是灯塔》、《垦春泥》。厨房的大锅里还温着米粥，供来人自己食用。这种清苦的供给制生活，对我特别有吸引力，好象这种稠稠的米粥分外香腻可口，“萝卜响”分外脆，稻草也特别干松温暖，同志之间特别亲切，女同志睡在铺上，男同志睡在地下，大家嘻嘻哈哈，快乐得很。

半夜，我们就被叫醒，要乘船去宝应。直到今天，也讲不清为什么交通要安排夜渡兴化湖，国民党还没有来进攻，也没有飞机干扰。也许是习惯，或者出于方便同志的考虑——船上睡一夜，白天到宝应就好办事。

这是水乡常见的小渔船，中间一个舱，上面盖芦苇棚，船尾支着两片划桨。偏又是个黑月夜，我们登上小船，悠悠晃晃，只晓得赶快往舱里钻。舱里堆着蓬松的稻草，发出干燥的泥土气息，躺下去，稻草象被挤得吃吃地笑，用它温馨的手指触着我的手肘。这鱼米之乡到处可见的稻草，朴素、平常，却是那么亲切、善良，触到它，就象触到这里的土地和老乡的土布衫。我躺在船舱的稻草上，飞向兴化湖，恍惚就象躺在流动着的土地上。

我睡的地方靠近舱口，纵然睁大眼睛，视线仍然无法穿透浓黑。划船人就在身旁，桨声咿

哑，气息咻咻。衬着夜色，我只能从黑色的空气里捕捉到一团隐约的浓影，想象着他们矫健的动作。听说兴化湖茫茫无边，这稠密的黑暗竟不能遮挡他们的眼睛，沉重的静穆也不能束缚他们的心，一桨又一桨，就象粗壮的脚步踩在结实的土地上，走着他们认定的路。我不禁想起自己刚刚走过来的漫漫长夜和使人晕眩的颠簸。没有党的指引，我怎么能战胜那沼泽的不可抗拒的吞噬呢？

我极力越过划桨人向远处看去，天上隐约有几颗星星，微弱的光影，在夜空中淡雾一般漾动，仿佛快要被湖上的冷风吹灭了，可晃一晃，又燃烧了起来。桨发出“哗——嘘，哗——嘘”有节奏的声音，如果是海，这些被刺破的水波，就会有幽蓝幽蓝的鳞光闪跳，现在我却什么也看不到，只能悬想划桨出水带起的一个个滴溜溜转动的漩涡。偶然，近处扑楞楞有水鸟惊飞，听得见翅膀煽动空气的声音，从头顶上掠过。不远似乎有芦苇丛，传来一片窸窣之声，还有野凫的啾鸣。湖上的风，简直伸手就可以捞上一把，柔软得绸缎一样绕在手指上飘动，并且潮阴阴地带着水汽，抹到嘴唇上沁凉沁凉的。逐渐，我感觉到黑暗已经消失了，兴化湖完全向我呈露了她的明眸皓齿，就连一滴水珠的溅泼，我也仿佛看到了

耀眼光采。

我躺在兴化湖的水波上。兴化湖用她宽阔的肺叶缓慢地呼吸。一会儿，我就融入了深邃的梦境里了，一夜水声象一根缆绳，把我的梦拴牢在兴化湖里。

醒来的时候，已快到宝应了。我不禁回头望去，只见太阳正从东边升起来，把红霞瀑布似地融化在湖里，使浩淼无边的兴化湖也泼泼洒洒，盛不下这许多波光，把远近的芦苇丛也溅得一抹血红。我心中闪着铮铮作响的金属般的声音。

后来我到了淮安，由华中局转为介绍到淮阴的苏皖边区政府。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兴化。可是，兴化湖的水声风声，至今仿佛还在我的耳边萦绕。

1982、9、9

不是为了忘却

过眼云烟，容易淡忘；刻骨铭心的历史，却不易忘怀。

有些人故意忘却历史，是为了追求精神的崇高；有些人只是为了复活灵魂的丑恶。

铁会被时间锈蚀，而历史比铁还要坚固、永恒。

当日本有些人妄想用唾沫的波涛，去冲激、淹没历史的砥柱的时候，历史反而会发出光芒，象用波浪的冲击而发电的灯塔一样，照亮了这些狂妄和阴险。

因此，人们连故意忘去的历史也要反刍了，重新咀嚼，重新品味，重新铭记。

于是，我就想起了一个日本人，他姓吉田，名字忘了，而颜貌在我记忆中却很清晰。他大概三十岁，面目清癯，目光深邃，鼻翼端正，完全是一副耿直的知识分子形象，两颊散点着一些雀斑，又给他添加了一些妩媚的人情味。

我们见面，正是一段重大的历史浪潮刚刚过去，余音袅袅，还在心头回旋，但又需要你故意淡忘它的时候，那就是一九四六年初。我到苏皖边区的华中建设大学学习。这里有一些日籍教授，吉田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多数是俘虏，吉田却是从浙东游击队转送来的反战同盟的盟员。当然，他也参加过侵略，目睹过同事们的屠刀舐吮中国人民的鲜血。

对于放下了武器的敌人，我们就将他们的历史划在暂时忘却的范围，仅仅要求他们以真诚的忏悔来巩固我们这种忘却。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几乎是用了忍受苦难的毅力，来忍受这种人为的矫情。

那时候，蒋介石撕毁了国共和谈协议，向解放区发动了进攻，苏北在他卧榻之旁，当然是首当其冲。于是开学不久的建设大学，只好搬到两淮之间的乡下去住。我因为懂日语，就和吉田住在一起，便于照顾。在房东的堂屋，面对面架上两块门板，我俩便朝夕相对。房东姓王，是烈属，人口少，只有一个老大娘和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老大娘看去有四十五六了，两鬓花白，抬头纹很深，却是浓眉大眼，声音洪亮，脚步重实，走路带风。我们到达的那天，老大娘早已把堂屋打扫干净，门板铺架好，连土墙上都钉上了

木橛子，好给我们挂挎包。大锅里烧好了滚热的水，好让我们从头到脚，洗个痛快。

吉田见了热水，高兴地扑上去，舀一盆放在当院，甩开光膀子，把脸投进盆里，嗤哩呼啦，一边洗一边哼哼。王大娘搬张板凳坐在旁边，手上拐线，眼睛却不离吉田。她眼光那么柔和，象抚爱自己顽皮的儿子，嘴角一直漾着微笑。这时候，小姑娘回来了，到灶门一转，就出来嗔怪她妈：“娘，你怎么把我今天拾的柴禾全烧光了？晚饭烧什么？”

大娘好象恨不得上去掩住她的口，慌慌张张说：“回灶屋去说。烧什么？总不会要你伸进去烧！……”女儿到屋里还在说什么，被大娘压着嗓子喝住了。这一带烧柴十分困难，老人小孩到野地里用扒子扒半天，才能搂得一天用的柴禾。我是知道这底细的，所以心中很不安，也就告诉了吉田。吉田一下子呆住了，毛巾握在手中，也不晓得去擦满头满身的水渍，沉醉于舒畅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晚上，我们因行军疲劳，早早就睡下了。忽然那个小姑娘轻脚轻手溜了进来，把我们的衣服和鞋袜全收走了。我喊道：“小妹，小妹！……”小姑娘只顾跑，留下了一串吃吃的笑声。吉田仰起头来看着我。我叹口气说：“又要麻烦人家！”

吉田沉吟了一会儿，央求我说：“你千万不能告诉他们：我是日本人！”我问：“这为什么？”他不吱声，目光显得分外暗淡。

隔壁屋里的灯一直亮到半夜，听得见洗刷泼水的声音，后来又是剪刀放上桌子的声音。吉田在门板上翻来覆去，时而叹气，时而咳嗽，折腾得我也无法入睡。我心想吉田在想自己的女儿了吧？……好久，我才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我发现衣服、袜子都干干净净叠好放在床头，打开一看，掉线的地方都缝上了，袜子上的破洞都补好了，连鞋子也刷干净放在床前，我这才注意到吉田什么时候已坐了起来，正对着自己的一堆衣服出神。我说：

“这些衣服，又洗，又烘，又补，娘儿俩不晓得干到几点钟才歇手的！”

吉田抿着嘴不吱声。我想到昨晚她们娘儿俩的争论，叫吉田赶快穿衣起来，拉他到灶屋去看。灶膛里还有发红的木炭，灶门前散乱地放着还没有烧完的木框子和一堆麻绳。原来王大娘是把一张绳床拆掉烧了。吉田一屁股坐落在灶门前绳堆上，殷红的火影在他眼睛里闪烁着。

我们常常把饭打回来吃，有时是一茶缸子米饭，盖上点菜，有时候是领几个馒头就咸萝卜疙瘩。吉田每一次都要拨下一小碗来留给小姑娘。

小姑娘起先不好意思吃，倒挨她娘说了一顿：

“作什么怪哩，叔叔又不是外人，吃就吃！”后来也就不推托了。

越处越熟，我们才了解到小姑娘的爸爸原是村农会会长，一次日寇扫荡的时候，被俘牺牲了。她还有个哥哥，早就参加了新四军三师。去年，淮阴鬼子奉上级命令不肯向共产党投降，我军就把淮阴打下了。不幸的是，她哥哥却在这抗日最后一战中流尽了血。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祖国，就这么一个普通的贫穷的农民家庭，竟献出了全部男子的生命！老大娘是靠着对共产党、新四军的信任，以及燃烧在她心中的仇恨，顽强地活下来的。小姑娘当然也是饥寒拌着仇恨喂大的。

吉田能够讲很简单的中国话，发音当然很不准，至于中国人之间说话，稍快一些就听不大懂，这就需要我略加翻译补充。有一次，大娘背地里拉住我问：“陈同志，那位同志是哪里人？怎么说话硬梆梆的？”

我故意夸张地说：“外省的。远了。”

大娘半信半疑地朝我看看，说：“你不要糊弄大娘，看饶不了你！”

我又一吐舌头说：“哪能呢！”其实自从了解了这一家的底细，我从心里就感到紧张，可千

万不能露了馅儿，弄得两不快活。

在我告诉吉田这一家父子两代人悲壮的结局以后，他从前几天的严肃、沉重，一变而为烦躁起来，茶饭无心，常常一个人在那儿发愣，脸色通红，忽而变得惨白，有时叽叽咕咕一个人讲话，好象在跟自己辩论，甚至用拳头捶自己的脑袋，看来对自己很不满意。只一天，嘴唇上就燎起了水泡。我深知他的心思，就安慰他说：“你别急。我保证给你瞒得象铁一样结实！”

我万万没有想到，吉田却拉住我的手，恳求我说：“请你告诉她们：我是日本人！”

“为什么？”我象听到个炸雷，呆了老大一会。吉田说了这句话，好象非常疲劳，一下就攒倒在门板铺上，眼泪潸潸地滴了下来。歇了一会，才断断续续地对我说：

“我毕竟是日本人，日本军阀犯的罪，我也有责任。我应当承担惩罚！逃避惩罚，包括向受害者隐瞒，是可耻的，何况在隐瞒的情况下承受着受害者的优待，这在道义上更是卑劣。我宁愿受她的惩罚、报复，也绝不能接受她对伟大的恩惠者的敬爱的感情，而心安理得。这无异是增添我的罪过……。我可以祈求她的宽恕，用我真诚的忏悔去祈求。……”他思索着，叙说着，声调是那么庄严、诚实。

“可是，你是反战同盟……”我还企图为他解脱一些，这样说。

“不，这是后来的事。我到中国来，是来侵略的。何况后来的工作，远远补不了我以前的罪过。”他固执地说：“假如说，还能弥补一些的话，这要靠以后长期的真诚。反战同盟可能随战争而结束，它的历史任务却远没有完成。……今后在任何场合，都应该贯彻反战的主张。”

这时候，我看见窗前有个人影，一晃就消失了。吉田也看见了，他大概意识到是什么事，一跃而起，急不可待地将我推出去：

“你快去告诉她，快去吧！早一刻，我的灵魂就能早一刻得到安宁！”

我真的匆忙赶到灶屋去。王大娘铁青着脸，眼睛象锥子似地盯着我，从我走进门，一直看到走近她面前，看得我手足无措。我只好装着奇怪地看着她。我在她脸上，首先看出了愤怒，又看出了嗔怪、后悔的复杂感情。嘴唇微微有点颤动，但她没有说话，也许是说不出话。我益发感到惶愧，一时也说不出话来了。就这么愣了一会，还是我先开了口：

“大娘，我应该向你检讨，那位同伴，不是中国人……”

“哼！”她狠狠地从鼻孔里喷出了这声音，

两条浓眉倒竖了起来。

“我……这……”我不晓得怎么解释，也不晓得怎么安慰她才好。

好久，她才说：“我也早就疑惑了，他那衬里的黄军衣，我认得，那个颜色，哼！……刚才，我在门外，听到你们说话——你们也真鬼，平常说话故意避开我——他那个声调，我忘不了！哼！”

“不过，敌人只要放下武器，我们就该宽待他，何况他是反战同盟的，这是党的政策。”

我这么一说，老大娘霍地站起来。我以为她不懂“反战同盟”是咋回事，就解释说：“反战同盟，是日本军队里反对侵略战争的秘密组织，是……”

“我不是问你这个！”大娘制止了我：“你说，是党的政策？”

“是的，宽待俘虏是党的一贯政策。”

王大娘用上牙咬着下唇，默默地坐下来，脸色发乌，好久也不开口。我等了一会，怕她思想还不通，就继续解释，对日本侵略者，应该把决策者和人民分开，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老大娘又一次制止了我，她说：

“任你一千条理，我也难咽这口气。党的政策，错不了，我照办，我丈夫、儿子死了都是党